

負荷與承擔

◆ 撰文 / 何日生

「甘願做，歡喜受」，是慈濟世界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句話；甘願做，是一種承擔，歡喜受，是愛的成果。它不必然是甜蜜的，經常也含藏著艱難的苦澀，經歷著悲傷的磨礪，因為甘願承擔的做，必然是一種使命，一種奉獻。是奉獻，必然需面對挑戰，面對眾生種種苦難，經歷人我種種考驗，卻依然能甘之如飴的歡喜接受。這是榮格心理學派的學者卡洛派瑞森《內在英雄》一書所陳述的「殉道者」的精神。殉道者是以愛的奉獻為生命的核心，派瑞森以耶穌是殉道者作為一個典範，說明殉道者願意犧牲生命的一切，心心念念為他人之需求努力，甚或犧牲。殉道者著眼的不是個人甘苦，而是世人，視眾生之甘苦為甘苦。一如證嚴上人所言：「但願眾生得離苦，不為自己求安樂。」上人的悲願就是一種承擔。

承擔是不是一種負荷？以字面解，承擔是積極的，負責任的，甘願的。而負荷好像是消極的，沈重的，不歡喜的。記得年輕的時候讀到作家張曉風的《地毯那一端》，談到步上紅毯兩情相悅時的許諾：「妳是我最甜蜜的負荷！」既然甜蜜何來負荷？照顧一個人，不管多甜蜜與喜悅，心情與壓力仍然是沈重的，但是眷侶們甘心

如此。然而提到承擔，總是必須與小情小愛區別開來。當某人願意承擔，意謂著要肩負起群體的使命。承擔是寬闊的，勇氣十足的，總帶了一點英雄式的色彩。因為承擔比負荷更為艱辛，更需要極大的勇氣、智慧與韌性。

許多歷史上的英雄最後沈醉在美人的懷抱或溫馨的家庭生活之後，就不再承擔社稷的重責大任。似乎甜蜜的負荷超越承擔社稷之責任。春秋時期范蠡在成就越國的大業之後，傳說帶著西施在西湖邊上過著散髮弄扁舟的清閒快意日子。那是他的承擔已然結束，懂得功成身退，捨尊貴雍容，而寧願繾綣在小愛的甜蜜負荷中。這種浪漫的負荷發生在功名成就，急流勇退的英雄故事中，也發生在大權在握，卻因耽溺甜蜜負荷的悲劇史詩中。

羅馬的大將馬克安東尼在凱撒死後，成為羅馬的領導者。但是他迷戀上埃及艷后克麗奧佩特拉，結果被渥大維打敗，而失去江山霸業。野心的本質是追求刺激的競逐，而權力與溫柔鄉經常相伴相隨。因此野心不等於承擔；歷史上有許多企圖心蓬勃的人最後並未獲致成功，因為企圖心與野心都可以是虛榮的、短暫的、不穩定

的、自我的，它炫爛的表象背後，是極為脆弱的。只有富有理念、堅持一致，用勇敢與恆心去逐步實現理想的人，才是真正的承擔者。

承擔，作為一種理念的實踐，與眷顧著小情小愛的負荷，這之間的區別至為明顯。除此之外，承擔與負荷在工作場域中，亦可明顯的區分。曾聽到機構裡的夥伴說：「我負荷過重了！」認為是工作分配不均，造成個人的壓力。其實，負荷與承擔在工作中最大之不同是，負荷是盡一己之力，但一己之力總是有限的，才會有負荷過重的感慨。而承擔者為了完成一項大志業或使命，在認知自我能力不足之際，會找更多、更好的人來共同盡力。正如中國古書所言：「下智者盡己之力，中智者盡人之力，上智者盡人之智。」真正偉大的領導者都是承擔者，他們知道如何運用他人之力，更具備著大氣度與大智慧，能善用他人的智慧。盡一己之力，有窮盡，盡他人之力，能量倍增。最偉大的承擔者與領袖，懂得運用他人之智慧，讓有能者有志者去開創，因此真正偉大的承擔者都是能創造更多的承擔者，這種創造領袖的力量擴大下去，直到大家理念、目標與能量都趨向一致，就達到群龍無首，諸菩薩皆為平等之境地。在這境地裡，沒有誰領導誰，每個人都是覺者，都蘊含著豐富的創造力，這是承擔者最高之境界。

證嚴上人以無比的慈悲胸懷，引領全世界數百萬志工，走入苦難人群，

利他度己。這悲願是大承擔。當災難來臨，他不只憂心著受災的眾生，更憂心第一線救援的志工之安危。這承擔是十分巨大的。

然而大承擔一定是大無畏之勇氣、願力與耐力。證嚴上人的大承擔表現在他的日常生活之中。他每日三點多即起，帶領弟子誦經念佛靜坐，然後五點三十分對弟子開示到六點。幾分鐘的早餐後，就必須準備七點至八點三十分志工早會，話題是全世界最新的慈善醫療教育人文等志業的發展。接著一上午密集的會議，中午休息時間上人必須上網看郵件，看大愛電視。下午又是一個接一個滿檔的會議。晚上必須接海外分會負責人的電話，了解海外會務。然後批示公文與指示精舍主要事務之運作。日理萬機的生活作息，但是，上人從未喊累，從未懈怠。這就是大承擔。

這承擔的背後支撐著的，即是無限寬廣之大愛。愛越大，承擔力越強。承擔越強，智慧越大。智慧不是來自腦力，而是來自一顆具備著豐富大愛的心。追尋智慧的人，不如先培養勇氣，欲培養勇氣，就必須培養慈悲的心。所以上人才說：「要常養慈悲心。」這慈悲與大愛，才是生命能具備大創造力、扛起大承擔之不朽源頭。

